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四號

石刻篆文編

卷一
至
卷六

商承祚編著

考古學專刊
乙種第四號

石刻篆文編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石刻篆文編自序

我國使用篆書，由商至秦，已有一千四五百年的歷史。從春秋起，文字的形體和作風漸漸有些改變，到了戰國，更演變得錯綜複雜。及小篆出現，便轉入一個截然不同的時代。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兼并六國，對於文字，『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製定小篆，用嚴刑峻法來貫徹『書同文字』的政令，六國遺民，懾于淫威，不敢再使用故國的文字。從文字學史方面來說，新興的小篆，衝破了傳統性的古文堡壘，走向整齊簡約的道路，這一改革，對於後世文字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如果沒有這個基礎，隸書不可能產生，更談不到楷書的興起了。

『文字異形』，六國時爲甚。秦始皇混一海宇後，政治上已獲得統一，經濟上各地的聯系也加強起來，社會交際同時更加密切，如仍然任文字方面『人用己私』，必會發生很大的窒礙。所以，澄清文字的混亂現象，力求做到書同文，這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任務。在推行小篆的同時，又新興一種形體較簡單而易寫爲人民羣衆所樂用的隸書。小篆在古文字學上不僅有其一定的地位，並且有其一定的歷史價值。我們研究中國文字的變遷，不能不研究小篆，它是中國文字變化發展過程中的一環。同時，研究它，又必須聯系它以前的文字來進行研究，才能追本求源。

六國文字必有一部分保留或溶合在小篆之中，這是從說文序『罷其不與秦文合者』一語可以領會得到的。我以爲兩者的區別，祇在體勢的整齊與不整齊而已。

我們都曉得，商周古文提供了不少關於這兩代的重要文獻，對我們研究歷史、文字有着莫大

的幫助。至于戰國文字，亦屬寶貴遺產之一：如鈐文、貨布文、陶文，以及近年出土的帛書、竹簡等豐富的材料，足夠我們爬梳鑽研的了。表面上看來，這些不同國家的文字形體，似乎是各自分歧發展的；但若上溯商周古文，下逮秦嬴的小篆來作全面觀察，則六國文字，乃是承先啓後起着橋梁的作用，值得我們搜集、類別、整理的。祇有這樣，才可以將文字的歷史全部連貫起來（陶文有顧廷龍古陶文叢錄，鈐文有羅福頤古鈐文字徵可供參考）。

以上幾種是研究古文字所應重視的一些資料。除此而外，我們還有另一方面的寶貴遺產，那就是歷代石刻文字。這種石刻材料，是應該加以重視的。在史實方面，它能夠補充文獻之不足，校訂典籍之差誤；在文字方面，也有同等重要的貢獻。我暫且不談整個的石刻問題，光就本書所載商周至晉這一階段的古文字石刻來說，已有了了不起的價值。必須指出，石刻文字是不易保存的。石不及銅的壽命長久，況且穹碑厓刻，暴露原野，容易受到風雨侵蝕和人爲的破壞，即使有很早的拓本流傳，但因經不起鼠蝕蟲傷天災人禍的損失，能完整保存下來的那就等於『鳳毛麟角』了。

我有鑒及此，所以繼『殷虛文字類編』之後便着手『石刻篆文編』的編輯。回憶工作開始時，凡見到石刻文字的孤本和舊拓本，都不遺餘力地搜集所需的材料，這樣打下了一個初基。以後，經過三十二年內不斷的補充與刪改，數易其稿才寫成此書。現在先將本書的組織內容說明一下。

本書採用的材料以石刻中的篆文爲主（玉，雖然也屬於石類，玉刻文字本亦可以收入書的裏

面，但因稿已成，改編不易，擬俟將來重印再補入），時代包括商、周、春秋、戰國、秦、漢、魏、吳、晉；石刻品類以碑刻、碑額、題字的數量爲多，合計九十五種。每字從舊拓本或原大影本雙鉤，少數字鉤自木刻本。其筆劃過細小的則加以摹寫，按說文解字部次分爲十四卷，說文未收的字雖然不盡認識，但凡可寫正筆劃的，均根據其偏旁附入各部。原想將異體字按時代先後以次相從，因大小懸殊，無法安排，即在一卷之中的字，也有些不可能依照說文先後的次第來排列的，因而不能不前後調動。每字之下，皆注明何碑何石，並錄入有關此字的碑刻文句，如確知所缺的字，則在補入的字旁加「—」的符號，或知其所缺的字數，但不知所缺的爲何字，則加「□」以示區別，其上下殘缺過甚不了解原句則不錄。篆文統計：獨體字一千二百三十一字（寫正偏旁而不認識的計算在內），異體字一千六百八十字，無法寫正其筆劃收入附錄的十字，三者總計二千九百二十一字。

關於文字的問題，我所要說明的有以下四點：

一、古代文獻中有不少的假借字，在銘刻中更爲常見。周禮凡是鐘鼓、鐘磬等的鐘字，無一不作『鍾』，與本書介鍾磬的『鍾』字相符合的。詩經鐘鼓字和漢碑（禮器碑等）鐘磬字，則鐘、鍾互用，這種例子，又與金文相同的。由此可見，鍾、鐘字義的區別，祇是後來的事。『姑洗』，爲古代的樂律名。姑洗磬作『古先』不作姑洗；洗字作『先』，見荀子正論和漢書百官公卿表中的『先馬』。先馬卽導馬、前馬（國語越語），此後增加偏旁寫爲『洗馬』，因字形的差異，便影響了原來的意思了。介鍾，也是樂律名，古籍作『夾鍾』。按二者之間爲介，間于二者爲夾，

介、夾音義並同的。

此外，漢開母廟石闕：『則文耀以消搖。』是逍遙原作『消搖』。從禮記檀弓、詩清人和莊子逍遙遊的注釋『本又作消搖』來互相印證，知道『消搖』的字形通行于漢以前，而逍遙的寫法是後于消搖的了（搖作搖，亦見考工記矢人釋文與漢書天文志）。還有，漢人寫小篆好參入古文的偏旁，如從菰（𦵏）的隘字（益作菰，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從鼎的則字之類，這可能是當日的一種風尚吧。

二、一九二二年，魏三體石經發現于洛陽，爲石刻篆文中字數最多的一種。它所增加的古、篆文字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對於古文和小篆的新形體有了很大的補充。我們可以從古文的𠂔字，糾正文中冗字的誤釋，並訂補說文篆文的缺佚。克字說文作𠂔，我們看到了石經的篆文𠂔，才知道後一種是正確的寫法。

三體石經的古文，晉人稱之爲『古文科斗』，其筆勢豐上銳下，或左右銳而中豐；再看甲骨文和楚竹簡上用毛筆寫的文字，其筆劃確是頭重尾輕，石經古文和它有些類似。所不同的，在每一筆的收鋒隨手揮灑而並不刻意，與魏晉人將筆劃粗細部位固定下來成爲公式化的截然不同。這種不正確的筆勢，在于過分的去做效科斗蟲的形狀，因此，有些人連字體的來源都認爲臆造而不敢相信。我以爲這是過分的懷疑。我們知道，三體石經爲當時頒布的一種『國定』經書的寫本，各體文字經過專家們的考訂，特別是古文，不可能隨意掇拾拼湊。晉衛恆四體書勢：『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時人不知有古文，因科斗之名，遂

效其形。』我以爲邯鄲淳所傳的古文，其筆勢亦必做上重下輕之勢，後人傳會科斗形態又過分誇張，故云轉失淳法。如果結體皆已失真，衛恆不可能不指出這一點的。今檢視三體石經的古文，如蔡、來、救、裕、年、免、庶、馬、戰、陳等字，與春秋戰國金文有一脈相傳非常明顯的迹象；其與鈔文相同，則有瑕、來、胥、禹等字。其餘近似的字還未計算在內。這些都是出有本原的佐證。在三體石經古文中用假借字也極爲普遍，如借膚爲盧，借奠爲鄭，借工爲功，借才爲在，借獸爲狩，借寡爲敖，借戠爲捷，借麋爲迷，借垣爲咍，借暢爲陽。這些假借字，有的見于商周古文，又有不少是我們第一次看到的。他們盡量去借用原有的文字而不去獨創新字，更可以說明其它的古文不是臆造的了。此外，三體石經的古文，與說文中引用的一些古文，有不少是相同的，亦有不少可以改正其筆劃的錯誤。

三、漢人寫篆書，對於形體結構並不十分嚴格。如開母廟石闕芝作支，挺作挺，銘作銘，竿作竿，條作條；祀三公山碑醴作禮，薦作薦；袁安碑閨(閨)、罕(氏)、薨(薨)；范氏碑額的范字之類，祇求形似音近。在當日的文字學家們，認爲這樣的寫法，是『人用己私，是非無正』的錯字別字。

四、繹山刻石，據唐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八繹山條：『鄒山，蓋古之繹山，始皇刻碑處。……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繹山碑，皆新刻之碑也。』杜甫詩亦云：『繹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則

唐人當日所見的繹山刻石拓本，爲多種的翻刻本而非原石本。會稽刻石之損毀，雖未見諸記述，爲時當亦很早。今此兩刻石，相傳出自南唐徐鉉手筆，其臨摹根據尙有待於研究，故此皆暫不入本書中。至若岫嶠等碑，皆不可據，另列僞刻石目，聊備檢查。

最後，有須附帶說明的，本書對於沿用的石刻名稱，有改易的數處：一、石鼓定名始于唐人，此後又有獵碣和雍邑刻石的名字。其形狀像一個高裝饅頭，並非鼓的樣子。按墓碑之高者爲碑，圓頂矮短的爲碣，其名通用于一般加工的碑刻。因此，本書改稱石鼓爲『石碣』。二、秦始皇廿六年的石權，側面鐫刻詔文，我以爲改稱『詔權』比較具體。三、魏石經，舊日書上都作『魏三字石經』，我認爲『三字』的稱謂不夠確切，不如改用『三體』更切合實際。以上，是我個人給石刻更名的理由。

鉤摹碑刻文字，欲求精確，則不能光采用某一拓片或某一書局的影印本，必須參酌新舊諸本選鈎其文字。但其中有些因石質斑剝，字的筆劃比較模糊的，縱使審慎下筆，差誤之處是不可避免的。本書雖然經過長時間的編寫，三番幾次的校改，疏漏的地方定然還不在少數，希望讀者提出寶貴意見，使我今後有改正錯誤的機會。

石刻篆文編采用石刻目

商

繅戣銘石範母

辛丑小臣茲入卑圉才惠目戣二行十二字 一九三五年河南省安陽市侯家莊西北岡出土

石藏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石磬

凡三石曰永叔曰永余曰天余字在磬側各一行

石藏故宮博物院

春秋

詛楚文

秦惠文王一〇年（公元前三二八年） 古石刻零拾影印本

石碣

明安國藏宋拓先鋒本中權本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石藏故宮博物院

石磬

凡三石曰介鍾右八曰古先右六曰古先齊屋左七字在磬下沿各一行

石藏故宮博物院

戰國

博塞

圓形石磨成十四面刻一至十及廿卅卅十三個數目字一面無字

石藏故宮博物院

遷邦石

三行十一字 貞松堂吉金圖卷下

秦

石詔權

秦始皇帝廿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

石藏故宮博物院

泰山刻石

始皇帝廿六年宋人摹刻一百六十六字本及明拓原石五十三字本 藝苑真賞社影印本

石舊在山東省泰安泰山今佚 秦二世所刻

郎邪臺刻石

始皇廿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

石在山東省密縣頌亡今存從臣姓名一行及秦二世詔 二世所刻 今藏濟南市山東省博物館

西漢 題字

羣臣上壽題字

漢文帝時趙王遂廿二年（公元前一五八年）趙廿二年八月丙寅羣臣上壽此石北一行十五字

石在河北省永平縣

甘泉山題字殘石

漢宣帝時厲王胥（約公元前五四年）中殿第廿八一石第百卅一石口第口一石又一石字不識

石在江蘇省揚州

上谷府卿墳壇題字

王莽居攝二年（公元七年）上谷府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四行十三字

石在山東省曲阜縣孔廟

祝其卿墳壇題字

居攝二年祝其卿墳壇居攝二年二月造四行十二字

石在山東省曲阜縣孔廟

東漢 題字 碑刻 碑額 墓表

魯王墓二石人胸前題字

漢和帝永元七年至順帝漢安四年（公元九五至一四五年）一題漢故樂安太守麴君亭長一行十字一

題府門之卒一行四字

石原在山東省曲阜縣魯王墓前今藏曲阜縣孔廟

袁安碑

漢安帝元初□年 一九三〇年河南省偃師縣出土

袁敞碑

漢安帝元初二年(公元一一五年) 一九二三年河南省偃師縣出土

石舊藏羅振玉

祀三公山碑

漢安帝元初四年(公元一一七年)

石在河北省元氏縣

少室石闕銘

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

石在河南省登封縣

開母廟石闕銘

漢安帝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

石在河南省登封縣

延光殘碑

漢安帝延光四年(公元一二五年)

石在山東省諸城縣

漢安殘碑

漢順帝漢安元年（公元一四二年）碑文隸書銘文篆書

石藏故宮博物院

素下殘碑

石藏北京圖書館

蘭臺令史殘碑

山東省青州出土

石舊藏端方

昌陽刻石

昌陽口嚴掾高二行六字 神州國光社影印本

石在山東省文登縣

鳳圖刻石

石上刻一鳳字下刻陽文鳳形圖下刻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一一六五年）熊克贊

石在江蘇省丹徒縣

日晷盤

面刻一至五十九數目字 陶齋古玉圖卷下 來青閣影印本

石藏北京圖書館

四時嘉至磬

磬足端刻四時嘉至磬南呂午堵左桎一行十一字 貞松堂吉金圖卷下

石藏故宮博物院

東安漢里禺石

山魯市東安漢里禺石也一行十字 山東省曲阜縣東門外瓦窰頭村出土爲石槨墓石之一

石藏曲阜縣孔廟

張勿石

石作扁斜形兩面刻字 湖南省長沙市出土

石藏商承祚

慎鄉殘石

壹長殘石

祿式殘石

石舊藏孫壯

泰室石闕額

安帝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 三行九字今存中嶽泰室陽城六字陽文

石在河南省登封縣

少室石闕額

安帝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少室神道之闕三行六字

石在河南省登封縣

景君碑額

順帝漢安二年(公元一四三年)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二行十二字

石在山東省濟寧縣

孔君碑額

桓帝永嘉元年(公元一五五年)孔君之墓二行四字

石在山東省曲阜縣孔廟

鄭固碑額

桓帝延熹元年(公元一五八年)漢故郎中鄭君之碑二行八字

石在山東省濟寧縣

孔君碑額

延熹七年(公元一六四年)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二行十字碑陰門生故吏名橫列五字

石在山東省曲阜縣孔廟

華山廟碑額

延熹八年(公元一六五年)西嶽華山廟碑三行六字 有正書局影印華陰本

石原在陝西省華陰縣今佚

馮緄碑額

惠帝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漢故車騎將軍馮公之碑二行十字

石在四川省渠縣宋大觀摹刻

張表碑額

靈帝建寧元年(公元一六八年)故冀州從事張君之碑三行九字陽文 藝苑真賞社影印本

石在河北省冀縣

楊震碑額

建寧元年漢故太尉楊公神道之碑二行十字陽文 思古齋漢碑篆額雙鉤木刻本

石原在河南省闕鄉縣今佚

楊統碑額

建寧元年漢故沛相楊君之碑二行八字 思古齋雙鉤本

石原在楊震墓側今佚

楊箸碑額

建寧元年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三行九字陽文 篆存雙鉤木刻本

石原在楊震墓側今佚

夏承碑額

建寧三年（公元一七〇年）漢故淳于長夏君之碑三行九字陽文
石原在河北省永平縣今佚

西狹頌額

建寧四年（公元一七一年）惠安西表一行四字

石在甘肅省成縣摩崖

孔彪碑額

建寧四年漢故博陵太守孔府君碑二行十字

石在山東省曲阜縣孔廟

陳德碑額

建寧四年漢故陳君之碑二行六字 思古齋雙鉤本

石原在山東省沂縣今佚

婁壽碑額

靈帝熹平三年（公元一七四年）玄儒婁先生碑一行六字 思古齋雙鉤本

石在山東省穀城縣後人摹刻

楊馥碑額

熹平三年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二行九字 思古齋雙鉤本

石原在楊震墓側今佚